

魔可丁
MOKEDUN

萧鼎 作品

幻剑书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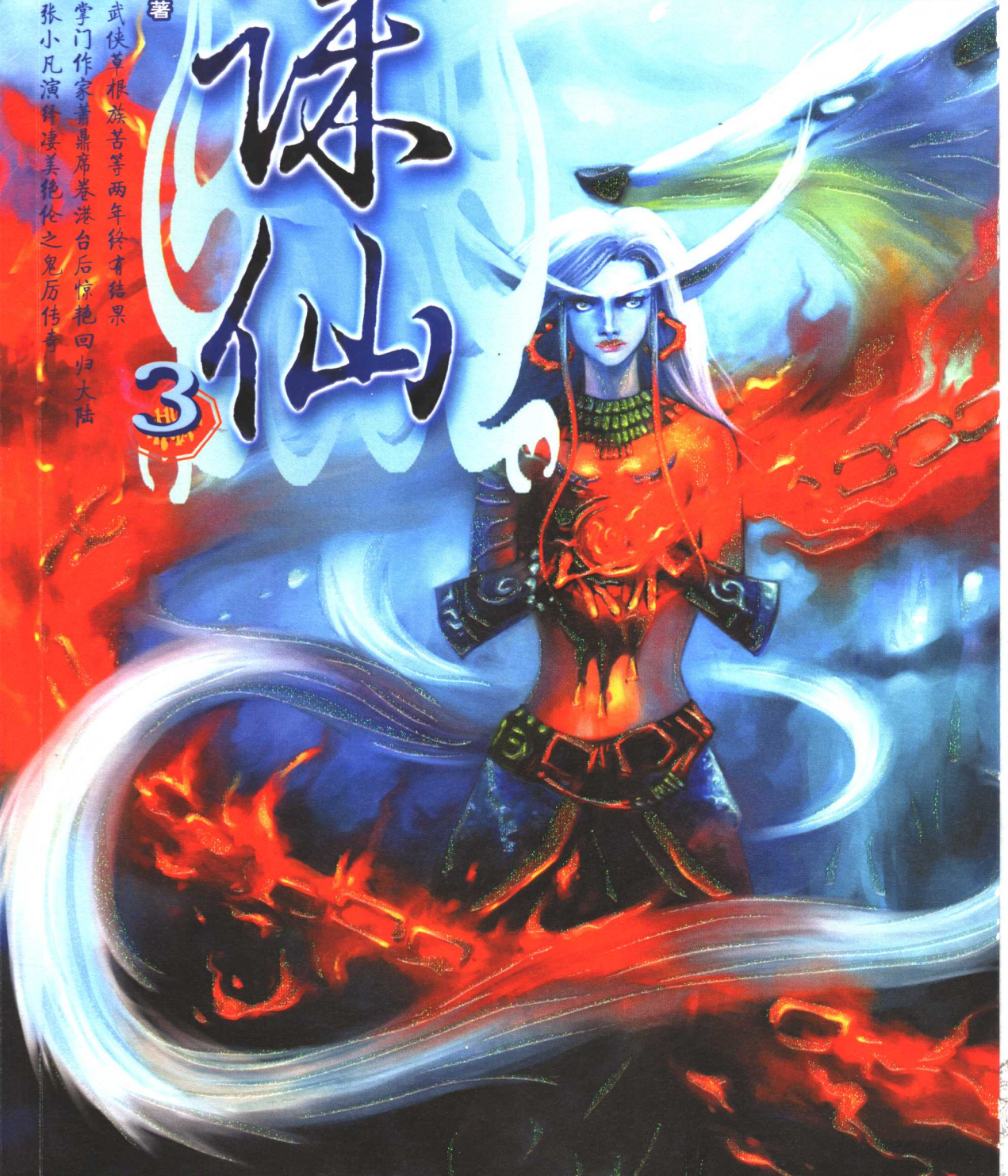
<http://www.hjsm.net>

萧鼎◎著

诛仙

3

大陆千万武侠草根族苦等两年终有结果
奇幻武侠掌门作家萧鼎席卷港台后惊艳回归大陆
平凡少年张小凡演绎凄美绝伦之鬼厉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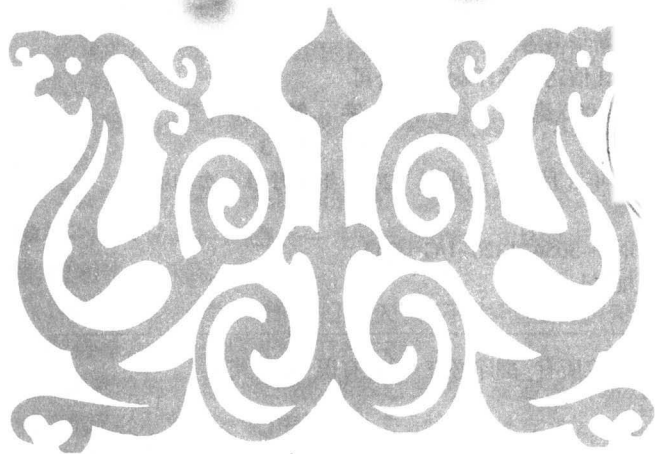




诛仙

3

仙



萧鼎 / 著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诛仙3 / 萧鼎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5.7

ISBN 7-5054-1320-1

I. 诛... II. 萧...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75223号

诛仙3

作 者 萧 鼎

策划编辑 田 辉 张宏宇

责任编辑 张宏宇

特约编辑 李耀辉

封面设计 门乃婷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车公庄西路35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68433188(总编室)

(010)68413840 68433213(发行部)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380千字

印 张 17 插 页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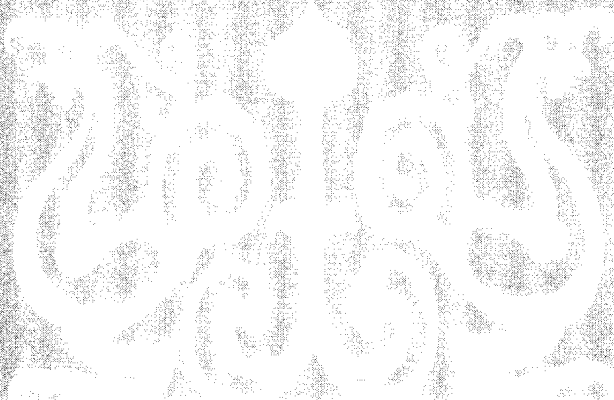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5年8月第1次出版 2005年8月第1次印刷

版 别 平

书 号 ISBN 7-5054-1320-1/G·0698

定 价 2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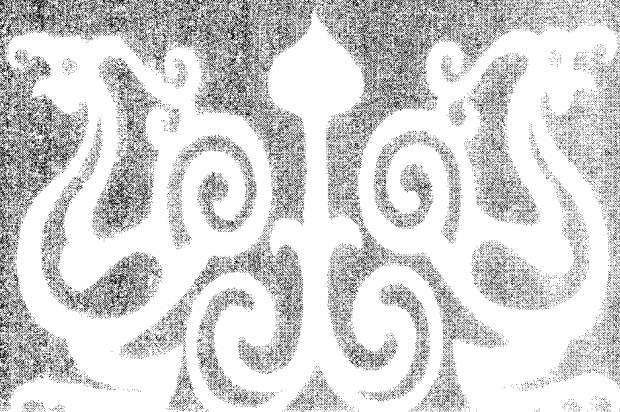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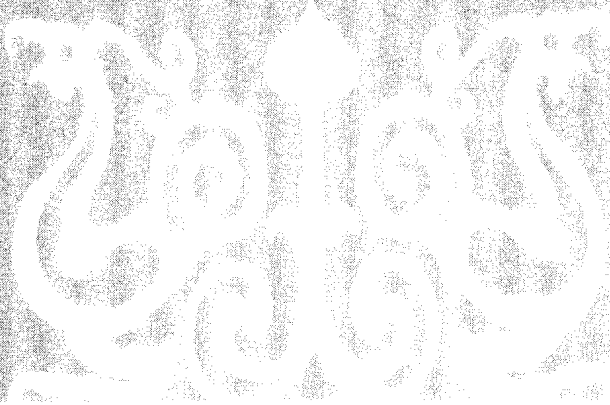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章	十年	1
第二章	远行	8
第三章	旧地	15
第四章	大王村	22
第五章	看相	29
第六章	死泽	36
第七章	好人野狗	42
第八章	螳螂	48
第九章	黄雀	55
第十章	末路	62
第十一章	瘴气	69
第十二章	奇花	75
第十三章	夜谈	82
第十四章	旧时意	88
第十五章	异兆	94





第二十八章	暗杀	181
第二十七章	玄火坛	175
第二十六章	潜行	168
第二十五章	魔阵	161
第二十四章	古剑	155
第二十三章	剑舞	149
第二十二章	问讯	142
第二十一章	鱼怪	135
第二十章	小灰	126
第十九章	黄鸟	120
第十八章	玄蛇	113
第十七章	故人情	106
第十六章	巨树	99



第二十九章	异兽	187
第三十章	天狐	194
第三十一章	白狐	202
第三十二章	脱困	208
第三十三章	希望	214
第三十四章	天水寒	220
第三十五章	寒夜	226
第三十六章	深痕	232
第三十七章	追踪	238
第三十八章	七里峒	244
第三十九章	烈酒	250
第四十章	祭坛	259



第一章 十年

黑色的乌云盘旋在夜空，天幕阴暗得仿佛压向地面，从苍穹上飘落的雨丝，在凛冽呼啸的风声中，卷过苍茫的大地。

荒野之地，前不见村后不见店，四下莽莽，只有一条古道从远方延伸而来，又孤单地向远处延伸而去。

夜空黑云里，有低沉雷声响过，天地间的雨势，也渐渐大了起来。

大地肃穆，荒野上除了风声雨声，四下漆黑，只有在古道边上，孤零零地点燃着一点灯火，透露着些许光亮。

这是个荒野小店，老板姓何，四十出头的中年男子，是距离此地一日路程的小池镇出身，在这个荒僻之地，古道之旁，自己辛苦建起了一个简陋屋子，为南来北往的旅人提供个歇脚喝茶的处所，以此赚几个辛苦钱。

此刻何老板正坐在柜台之后，耳边凝神听着屋外凄厉呼啸的风雨声，眉头微微皱起，轻轻叹了口气，这样坏的天气，想来多半是不会再有客人来了。

这间小屋位于小池镇和西方一座大山空桑山之间，门外那条道路，自古便是商旅之道，也是通往东方的大城——东海昌合城的必经要路，所以不时有旅人经过。

眼下，在这风雨之夜，这间荒野小店里，却居然还有着几位客人，默默地坐在阴暗昏黄的小屋里，躲避着屋外的凄风苦雨。

“噼啪。”

何老板面前的油灯发出了轻微的爆裂声，把这个老实的中年人从昏昏欲睡中唤醒。屋外的风雨声一阵紧过一阵，“呜呜”地仿佛哽咽一般，看来这一夜，这里的客人是走不了了。

他这般想着，抬头向店里的客人望去。简陋的小屋里只摆着五张桌子，此刻有三张桌子旁边坐着客人，最边角处的一张坐着一位单身男子，灯火昏暗，那个男子孤独地坐在那里，连面容也模模糊糊。

而靠近些的两桌，一桌边上坐着一位气度不凡的老人和一位正是青春年少的少女，老人的手边还有个竹竿靠在桌子上，上边有块布条，写着“仙人指路”四字，看来是个江湖相士。

至于最后一桌，却是人最多的一路商旅，共有四人，在他们身后的角落堆满了货物，此刻仿佛中间还有个年轻人轻声咒骂着这个鬼天气。

“好了，别说了。”四人中一位老者喝了他一声，转过头来，向着何老板笑了笑，微带歉意道：“何老板，今天这风大雨大的，还连累你陪我们熬夜了。”

何老板微笑摇头，这一行商旅时常往来于这条古道之上，来他这小店歇脚也有许多次，所以也算是熟客了，当下道：“没关系，我熬夜也是寻常的事，不过今日从白天开始就黑云压顶的样子，怎么先生你还要赶路来着？”

那老者闻言一怔，随即与同行的其他人对望一眼，苦笑道：“其实我们又怎么不知道今天天气不好，但出门在外，实在是难处啊。”

何老板“啊”了一声。

那老者端起面前的茶杯，将杯中茶水一饮而尽，道：“何老板，如今这个世道，难啊！”

何老板吃了一惊，道：“怎么了？”

那老者苦笑了一声，道：“本来已经消失许久的魔教，十年之前突然又重新出现，听说还在青云山和正道仙家们大打了一仗。从那以后，这十年来魔教非但没有被正道消灭，反而日渐兴盛，到处都听说他们与正道争来斗去的消息。”

何老板默然，那老者叹息一声，道：“他们斗他们的，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也管不到，偏偏这争斗之下，天下大乱，如今盗贼横行，抢家劫舍者不计其数，我们在外混口饭吃的，天天都提心吊胆，生怕遇到了强人，这才匆匆赶路，不料却被风雨阻在了这里，麻烦何老板了。”

何老板摇头道：“这没什么关系，你不必放在心上……”

他口里正说着，忽然从远处角落里传过一个声音，淡淡地道：“这么说来，这位先生倒是以为，如今天下大乱，盗贼横行，都是你口中魔教所为了？”

那老者一怔，还未说话，前边坐着的相士和年轻少女，目光也向他们看来，那少女目光明亮，姿容秀丽，嘴角边有浅浅酒窝，看去惹人怜爱。

此刻她忽然开口向那商旅老者微笑道：“这位老丈！”

那老者向她看来，道：“什么事，姑娘？”

这年轻少女轻声道：“老丈，你面瘦而纹多，但面形未破，主一生虽多波折但仍算平安。只是你天庭六分处有道小疤，横在脸中，阻了命线、财线，主你老来之际，或有大劫。如今看你岁数，不如还是少说些话，也少些祸端。”

众商旅一起变色，那老者更是站了起来，紧紧盯着这一老一少看来，但这二人却都没有什么反应，泰然自若。半晌，那老者脸色阴晴不定，向周围张望一眼，终于





诛仙



还是坐了回去，向那少女拱手道：“多谢姑娘指点。”

他这一番坐了回去，小店里立刻沉静了下来，刚刚在角落里那个神秘的男子此刻也安静了下来，没有再说话。

只是这长夜漫漫，委实难捱，过了许久，那边商旅中人渐渐开始聊天，说来说去，却是谈起了十年之前在青云山那一场正魔大战。

这些行旅商人不过是些普通百姓，自然不曾到现场看过，不过是道听途说，况且那些正道修真的高人们向来神秘莫测，正是老百姓口中最好的谈资。

说着说着，几个年轻人的声音渐渐大了些，其他人也都听见，被吸引了过去。

“……总之，那时候青云门的形势已经危在旦夕，幸好道玄老神仙功参造化，用手指轻轻一点，顿时天上落下惊雷闪电，听说方圆百里都听得见那声巨响，这才将魔教的人击退！”

“放屁！”忽地一声轻喝，却是与那少女同桌的气度不凡的老人发出。众人都吃了一惊，向他看去，只听那老人道：“若是道玄真的那么厉害，怎么青云山一战，青云门会死了那么多人，连七脉首座都死了两个，其他的长老弟子更是死伤无数，你当魔教那些魔头是吃白饭的啊？”

众人哑然，他旁边的少女眉头大皱，低声道：“爷爷，我刚才还叫人不要多话，怎么你的话这么多？”

那老人呵呵一笑，原本颇有鹤骨仙风的脸上突然变得有些得意，低声道：“小环，你不要吓我，我早就让你看过我的命格，虽然一生飘荡，但老来走运，主平安到老，有人送终，呵呵，不妨事，不妨事！”

那少女才喝了口茶，险些被他的话呛到，咳嗽了两声，怒目向老者盯了一眼，那老者却洋洋得意，丝毫不放在心上。

这一老一少，正是行走天下的江湖相士周一仙和他的孙女小环，如今距离上次青云山正魔大战已经过去十年，小环也已经长大，出落得秀丽端庄，仍然跟着周一仙浪迹天涯。

此时周一仙瘾头也被勾了起来，不顾与别人是素昧平生，把凳子一扯，居然就坐到了那些商旅中间，开始高谈阔论起当年那场青云之战，小环在旁边为之气结，却也无法可施。

周一仙口才极好，再说他行走天下，本也是靠一张嘴的本事，说起来生动活泼，栩栩如生，远远胜过了刚才那几个年轻人，片刻后连何老板也忍不住走了过来，众人围在一起，听着周一仙口吐莲花，谈笑间回首往事……

“啊！”

听到精彩激烈处，那几个年轻人同时发出惊叹声，其中一人忍不住问道：“老丈你难道当时也在场吗，知道这么仔细？”

周一仙一怔，随即用手轻拍衣衫，摇头叹息道：“这些打打杀杀的事情，我向来都不愿插手了，就让那些青云门小辈去做吧！”

众人吃了一惊，登时有了肃然起敬的心情，不料这时旁边听的“噗”的一声，却是小环将刚刚喝的一口茶水喷了出来，咳嗽不止。

周一仙瞪了她一眼，随即回过头来，呵呵微笑，这时旁边有个年轻人道：“老丈，后来青云门那个姓张的弟子，到底怎么了，难道真的反出了青云门？”

周一仙皱了皱眉，沉默了片刻，才摇头道：“这个却不清楚了，当日场中一片混乱，那个张小凡也昏迷过去，最后被魔教的人抢走，从此就不知所踪了。”

周围的人一阵唏嘘，其实张小凡身世之谜，实乃青云门、天音寺的重大秘密，绝不会外传，但当日揭开秘密之时在场人数颇多，特别又有魔教中人在场，所以时日一久，天下竟也慢慢传开了。只不过周一仙此刻说的，却仿佛自己当日就在青山山通天峰玉清殿上亲眼目睹一般。

何老板叹息一声，道：“也不知道那少年现在怎么样了？”

“他现在怎么样了……”忽地，那个坐在角落的神秘男子的声音又响了起来，隐隐带着一丝沧桑。

周一仙转过头去，看着那个坐在阴影中的男子，道：“怎么，这位兄台，莫非你知道吗？”

那男子沉默了片刻，慢慢地道：“我自然是知道的，只不过，就算你们是曾经见过他的人，如今也想必认不出来了……”

小环皱了皱眉，道：“他怎么了？”

那男子却没有再说话了，只把自己的身影，隐没在黑暗之中。

屋外风雨，漫天席地，仿佛又凄厉了几分……

空桑山，万蝠古窟。

八百年前，魔教前辈黑心老人在此开创了炼血堂一系的鼎盛时代，号令魔教，震慑天下。但如今后辈弟子不肖，此地人才凋落，很是凄凉。

而隐藏在万蝠古窟深处的死灵渊，此刻也被无数突如其来的外敌占据。

以古篆龙飞凤舞刻着“死灵渊”三个大字的巨石边上，炼血堂一系最后的门人都聚集在此处，背靠着巨石，再退后几步，就是深不可测的死灵渊。

他们只剩下了不到十人，包括年老大、刘镐、野狗道人等人，个个身上带伤，神情委顿中带着惊恐。在他们的面前，横七竖八地躺着数十具尸体，数倍于他们的黑衣人，将他们包围起来，无一例外地都在胸口绣着一个骷髅。

年老大深深呼吸，强自镇定心神，开口说话，突然发现自己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嘶哑：“诸、诸位鬼王宗教友，我们炼血堂只是圣教中一个小小的派系，从来不敢得罪鬼王宗，不、不知道鬼王前辈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

“哼！”一声冷哼，从无数黑衣人中传出，一个胸口绣着金色骷髅，与旁人截然不同的黑衣人走了出来，看着是个头领，淡淡道：“年老大，如今圣教之中形势已然很是明显，鬼王宗主也数次发书与你，但你居然还是墙头草一般，今日应付我们，明日又拜在长生堂门下，莫非你心里不把鬼王宗主放在眼里吗？”

年老大脸上失色，知道如今圣教之中，以四大派阀为首的内斗日益惨烈，各个小派系无不依附，不时便听说被灭派的传闻。如今鬼王宗突然大举杀入，自己在炼血堂里苦心经营多年的心血，几乎被他们一举而灭，而摆在眼前的形势，也是相当

明显了。

果然，那黑衣人冷笑一声，道：“年老大，我再和你说一次，如今鬼王宗主雄才大略，统一圣教指日可待。他老人家是看得起你才要收你们炼血堂归到旗下，你可不要不识抬举。”

说到后面，他声音中已经满是威胁的意味。

年老大额头之上满是汗珠，虽然情势明了，自己这小小的炼血堂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敌得过鬼王宗，但祖师传下来的基业，难道就要毁在自己的手里的吗？

这个决心可当真不好下！

那黑衣人看见年老大的犹豫神色，神色间一冷，忽然道：“年老大，我劝你一句，你现在面对的是我，还算你运气，但你可知道此次主持攻打空桑山的是谁？”

年老大身子一抖，黑衣人已然冷笑道：“你也猜到了吧，不错，正是我们鬼王宗的副宗主鬼厉。若是他来了，你们的下场可就……”

他话说了一半，忽然旁边有人轻轻咳嗽了两声，这黑衣人脸色一变，似乎想到了什么，脸色也白了一白，仿佛就算是他，对那个名字也有着深深惧意。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传来一阵浓烈的血腥气息，突然就充斥了偌大的空间。鬼王宗的所有黑衣人立刻都绷直了身体，刚才领头的黑衣人面色也微微苍白，仔细看去，隐约可以看见他眼角在轻微地抽搐。

是什么人，竟然让他如此害怕？

脚步声，渐渐响了起来，仿佛从深渊无尽的黑暗深处传来，慢慢地走出。

一步，一个血印！

所有的黑衣人忽如潮水一般，向两边分开，让出一条通道。

幽幽青色的光芒，带着微红的血光，在黑暗中轻轻荡漾，缓缓前行。

炼血堂的人脸色尽皆惨白，毫无血色。

鬼王宗在十年之前，还没有鬼厉这一号人物，但教中传闻，十年前正魔血战之后，鬼王宗宗主鬼王将一个正道叛徒收到门下，视同己出，更将传闻中落到鬼王宗手里的圣教经典《天书》第二卷尽数相传。

而这鬼厉除了道行进步得不可思议之外，性子更是变得天翻地覆，好杀噬血到了令魔教中人也惊心动魄的地步。

近年来，魔教之中内斗日益惨烈，而鬼厉，这个当初青云门的朴实弟子，赫然变成了鬼王宗的第一号战将，带领鬼王宗弟子纵横杀戮，灭门无数，手中一根“噬魂棒”（这个称呼乃是魔教中人私下所取）不知吸噬了多少人的鲜血，加上鬼王的另眼相看，很快就成了鬼王宗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

这个人，十年之前，炼血堂的这些人却都是见过的。

人群之中的野狗道人向他望了过去，那个在黑暗中渐渐现身的男子，带着浓烈的血腥气息，仿佛是从他的身体深处散发出来一般。

场中站着无数的人，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声音。

他的容貌，恍如当年，没有什么变化，眉宇间的模样，都历历在目，只是野狗的心，却砰砰地开始跳个不停，仿佛站在面前的，根本不是个人，而是凶戾的猛兽。

诛仙

5

“你们……”

他缓缓地说了第一句话，声音平稳而带着幽厉，回荡在这个地方：“降不降？”

无数人站在他的身后，却没有人敢靠近于他。

炼血堂众人面面相觑，年老大汗水淋淋而下，连身上伤口的疼痛也麻木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场中一声怪叫：“你去死吧！”

众人失色，只见片刻间在鬼厉身旁地上，突然暴起一道刀光，向他小腹刺去，而行刺之人披头散发，神色狂乱而茫然，两只脚竟然已经被人砍断了，血流如注。

此人乃是炼血堂门下弟子，身受重伤，恐惧痛苦之中终于丧失了理智，疯狂大叫着向鬼厉刺去。片刻之后，夹杂着血腥红光的玄青色光芒，从鬼厉的右手发出，笼罩住了这个人。

空气中的血腥气息，又重了几分。

变得枯干的人体无力地向旁边倒去，炼血堂众人的脸色又白了几分，好些年轻弟子的身子都开始发抖，鬼厉眼中却渐渐泛起了红色的微光，又一次地缓缓道：“你们，降不降？”

而他手中那根难看的噬魂棒（烧火棍），渐渐地也亮了起来。

身后，所有的黑衣人仿佛一同吸气，同时迈上了一步。

无与伦比的、可怖的气息铺天盖地般涌了过来，淹没了所有炼血堂的人。

突然，炼血堂人中爆发出了一声大喊：“不、不要，我、我、我降了！”

伴随着这个声音，一个年轻弟子跑了出来，离开了炼血堂众人，冲到鬼王宗处，但下意识地远远离开了鬼厉所在的位置。

这一开了头，立刻就起了连锁反应，炼血堂中众人你看我、我看你，不时有人走了出来，年老大长叹一声，知道终究大势已去，惨笑道：“罢了，罢了！”

说着，他越众而出，众人跟在他的身后，慢慢走到鬼厉面前，从怀里拿出一只黑色巴掌大的铁牌，上边刻着一颗黑色的心，双手奉给鬼厉，惨笑道：“这是炼血堂‘黑心令’，炼血堂八百年基业，到了今日就算完了……”

“胡说！”

就在此刻，忽地一声大喝，但声调中却微带着惧意，从他们背后发出。众人都吃了一惊，转头看去，只见在刚才那块巨石前头，赫然站着一个人，没有跟随他们一起投降。

野狗道人！

野狗道人盯着年老大，重重喘息，口中却大声道：“老大，当初你引我入炼血堂的时候，我们一起在黑心祖师神像之前立过重誓的，此、此生不渝，你、你怎么能这样？”

年老大脸上愧色一闪而过，低下头来，低声道：“野狗，形势比人强，你不要自寻死路，快过来吧！”

野狗道人在无数目光注视之下，尤其那双隐隐散发着可怖红光的眼睛，如刺到他心里一般，让他全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他的双脚，也因为恐惧太甚而微微发抖。

只是，他竟然慢慢地摇头：“不行，老大，不行，你要我怎样都行，但要我背叛炼



血堂，不行！”

他对着前方，茫然而带着空虚，仿佛什么都破灭一般，低低地道：“我从小长得像怪物一般，人人都嫌弃我，便是我亲生爹娘也将我丢弃。我被野狗养大，受尽磨难屈辱，只有在入了炼血堂后，才轮到我去欺负别人，扬眉吐气。当时我就在祖师面前发下重誓，今生必定跟定炼血堂，生死不悔……”

众人愕然，年老大注意到鬼厉的脸色渐渐阴沉下来，心中焦虑，没想到平日里这野狗一向欺软怕硬、贪生怕死，现在却突然变成这样。

但总不能因为这野狗一人，连自己的性命也不顾，当下狠心道：“好，你伟大，那你就一个人撑着炼血堂吧！”

说着，手一扔，将手中的黑心令抛了过去，野狗下意识地接住，身子却剧烈颤抖，大口喘息。

年老大等人都隐没在鬼王宗的黑衣人中去了，只剩下野狗孤零零地一个人站在散发着光芒的巨石下，面对着无数黑衣人，而在他面前不远处，赫然就是传说中噬血好杀的魔鬼！

幽幽而带着凶戾之气的目光，落在野狗的脸上。

野狗觉得自己几乎看到了恶鬼，若不是身后的巨石撑着，他简直不知道自己不能站得住。只是，在这番极端恐惧之中，他却低低地用颤抖的声音道：“你杀了我吧！”

说着，他握紧了手中的黑心令，闭上了眼睛，冰凉的铁牌仿佛溶入了他的身体，一起等待着毁灭和死亡的来临！



诛仙





第二章 远行

四周寂静无声，回荡在耳边的只有自己剧烈的心跳声音，对死亡未知的恐惧如无尽冰冷的海水，将野狗淹没。

他不由自主地发抖……

无数双目光凝望下的这个人影，很是可怜而孤单，只是他顽固坚持着，发抖的手抓着那面黑心令，依然很紧很紧。

这模样忽然有几分熟悉，仿佛许多年前，那个倔强而坚忍的少年。

眼中的红色光芒悄悄褪去，手臂在黑暗里无声地摆动，顿时无数的黑衣人如潮水一般，向外涌去，转眼消失得干干净净。

野狗的喘息声慢慢地平和下来，心中有些奇怪，但仍然害怕，慢慢地张开一丝眼缝，却望见这个地方，不知何时起，只剩下了两个人，一个是他自己。

弥漫在空气里的血腥味道，也不知何时消失了。

那个人，背对着他，站在死灵渊边上，向下凝望着，仿佛在那世间最深沉的黑暗中，有他过往的回忆。

有风，轻轻吹来，巨大的深渊衬得人渺小的身躯，很是脆弱。野狗心里忽然掠过一念头，趁现在没人，就这样把他推下去……

这念头一旦产生，顿时如火烧一般在他心头萦绕，灼得他全身发热，忍不住跃跃欲试，只是钉住身体却一般，一动不动。

直到那个人转过身来，望着他。

野狗只觉得一盆凉水从头浇下，凉到了脚底。

“你刚才是不是想把我从这里推下去？”他淡淡地道，仿佛在说着什么事不关己





诛仙

的事情。

“当！”

黑心令从野狗手里滑落下来，掉到地上。野狗慌忙拾起，脸色也白了几分，但随即绷直身体，仿佛给自己壮胆一般，大声道：“你要杀就杀，我、我可不怕你！”

这个被人称呼为“鬼厉”的男子，淡淡地望了他一眼，道：“我不杀你。你若是死了，炼血堂就真的绝后了，只怕黑心老人在地下阴灵不安。”他向前走去，越过野狗，口中继续道：“日后，你就跟在我身边吧！”

野狗一怔，随即大声道：“你带人把我们炼血堂几乎都灭了，还要我跟着你？”

鬼厉没有理他，只是向前走着，但他的声音依旧清晰地传来：“你道行太低，若没有我，鬼王宗先要杀你，便是你那些投降的同门，如年老大一众，看你尽忠于炼血堂，岂不显得他们太过无耻，也是一样要杀你的。”

野狗哑然，额头上冒出汗水，但见那人身影渐渐没入黑暗，越走越远，终于一跺脚，快步跑着跟了上去，口里大声道：“哼，我才不怕死，但是为了复兴炼血堂，我才委屈自己……”

黑暗中，脚步阵阵，他们一前一后，行走在这万蝠古窟之中。忽地，仿佛突然想到了什么，后头的人开口道：“喂，张小凡，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他的声音忽然消失，黑暗深处，有如妖兽嘶吼一声，浓重的血腥气息顿时围了过来。野狗不寒而栗。

半晌，这气息慢慢地退去了，前头的那个人，沉默许久，才淡淡地道：“这个名字，我已经忘了很多年了。”

野狗长出了一口气，但实在忍不住又道：“那我以后叫你什么？”

没有回答，那个人又向前走去，野狗嘴里咕哝了几句，似乎在咒骂什么，但还是跟了上去。

在他们前方，依然是无尽的黑暗。

青云山。

这座世人眼中神秘的仙山，十年之后，依然如仙境一般。

那一场正魔厮杀所带来的破坏，早已经被修缮一新，只不知道，留在心处的伤口，可也曾愈合了？

十年前一场大战，朝阳峰首座商正梁、落霞峰首座天云道人不幸过世，龙首峰首座苍松道人叛出，除了掌门道玄真人，六大首座去了一半，可谓元气大伤。

如今朝阳峰和落霞峰都已经由本派长老接任首座之位，惟独龙首峰一脉，只因苍松道人之故，原本仅次于长门的第二大脉却在青云门中抬不起头来，而在本脉内部公推之后，出人意料的，竟是由年轻一代的齐昊接任了首座之位。

在青云门中各大派系里，年轻一代出现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如风回峰的曾书书、大竹峰的宋大仁、小竹峰的文敏、陆雪琪，都已经替他们的师长做着越来越多的事情。

便是在长门之内，这些年来，道玄真人也已经渐渐不问俗世，而将日常事务交

给了得意弟子萧逸才处理。

通天峰后山，祖师祠堂。

柔和的阳光照着巍峨的殿堂，显得庄严而神秘。祠堂里依然显得阴暗，那些长明灯火和点点香烛的微光，祭奠着青云门列位祖师的仙灵。

林惊羽在祖师祠堂前的空地上，独自一人，闭目打坐。散发着碧绿光芒的斩龙剑，轻轻悬浮在他的头顶，绿色的光圈将他笼罩，在阳光下，闪现着神秘的光。

他的脸庞，已不见了当初的天真，多了坚忍与沧桑。

在他身后，祖师祠堂的阴影深处，有两道目光，静静地凝望着他。半晌，有个身影，慢慢走了出来。

是那个皱纹满面的神秘老人，他缓缓地走出阴影，在祖师祠堂的台阶上坐了下来，目光停留在林惊羽的身上，许久之后，他淡淡道：“可以了。”

斩龙剑的碧绿光芒应声而收，林惊羽深深呼吸，睁开双眼，站了起来，转过头望着老人，露出笑容，道：“前辈！”

老人看着他年轻的脸，嘴角露出一丝微笑，道：“你的资质真的很好，又这么用功，进境远远比我料想的快多了。”

林惊羽脸上掠过感激之色，深深弯腰，低声道：“前辈大恩大德，弟子没齿难忘。”

老人轻轻挥手，转而叹息道：“转眼间，又是十年了。我也没有什么好传授给你了，况且你也在这祖师祠堂里陪了我十年，今日你就回去吧。”

林惊羽身子一震，露出愕然之色，那老人却没有理他，只道：“龙首峰一脉之中发生的事，你都知道了吗？”

林惊羽回过神来，点头道：“是，前些日子，齐昊师兄曾来此看望过我，对我说了一些。”

老人点了点头，道：“今日听说青云门里新一代出色的弟子，都聚集在通天峰上，可能有什么事情，刚才长门那里也有话传过来，你也去一趟吧。”

林惊羽嘴角动了一下，望着老人，隐隐有不舍之意，那老人笑了笑，脸上也有些黯然，但随即消失，挥手道：“大好男儿，不必做此姿态，去吧！”

林惊羽深深吸气，一躬到地，道：“前辈，这十年授业之恩，巍巍如山，弟子刻骨铭心，日后必当以一身所学，仗义除魔，回报师门，不负平生志气！”

老人含笑点头，道：“好，你去吧。”

林惊羽又行了一礼，看了看周围景色，终于霍然转身，挺直了身躯，大步向前走去，离开了祖师祠堂。

阳光照在他的背影之上，仿佛也有些耀眼。

老人望着他的身影，怔怔出神，不知什么时候，在他身后，又出现了一个身影。

“他走了。”那个身影淡淡地道。

老人嘴角动了动，缓缓站起身来，转过头望着这个人，这位在青云门中至高无上的掌门。





“多谢了。”他忽然这么说道。

道玄真人仿佛微微吃了一惊，皱眉道：“什么？”

老人转过他的身子，向祖师祠堂的殿堂里走去，口中道：“多谢你肯同意这个年轻人陪我十年。”

道玄真人沉默了片刻，也慢慢走进了祖师祠堂，在大殿正中，供奉着无数青云祖先前辈灵位的灵台前，灯火香烛，明灭不定，照得人脸色也阴暗不定。

那个老人走到灵台之前，从灵台前头的香案上拿起一只崭新的香烛，在另一只香烛上点着了，替下了旁边一只快要燃尽的香烛。

道玄真人默默地看着他缓慢而熟练的动作，忽然道：“当年我甘冒大险，瞒着诸位师长将你救下，你却连个谢字也没有。为何今日一个少年，你反而谢我？”

那个老人没有说话，退后了一步，处身在阴影中，手里还拿着刚刚换下的那段残烛。他抬起头，向上凝望，青云门历代祖师的灵位，威严耸立在他面前，神圣而庄严，如山一般的气势，仿佛将他这个渺小的人轻易压倒。

他沉默着，没有说话，只是这般凝望。

道玄真人在他身后，看不到此刻那老人的眼神，但他却看到，那残烛上滴下的灼热的烛油，一滴一滴，落在那只枯干的手掌上，再慢慢凝固。

那只手掌，也仿佛在微微颤抖。

阴影深处，远远地，仿佛传来幽幽的叹息声……

林惊羽到了通天峰玉清殿上的时候，这里已经站着十几个人了。这些人中，有他熟悉的，也有的只见过几面，仅知道是同门中人的。

但无一例外的，在场的人心里都知道，此刻站在这里的年轻人，都是青云门年轻一代的翘楚。

人群之中，最出众的莫过于两人，一个是冰冷清艳的陆雪琪，另一位是如今一身首座服饰、气度不凡的齐昊。说起来其他各脉的首座都未前来，齐昊也是惟一个到场的首座。

齐昊转眼一看，正看到林惊羽走了进来，怔了一下，随即大笑着走了上去，一把抱住林惊羽，上上下下好好地打量了他一番，笑道：“林师弟，你不是在祖师祠堂守灵吗，怎么也来了？”

这十年间，林惊羽对外一直是以守灵的借口住在祖师祠堂的，而那位来历神秘的老人，更是关系到青云门往日一段秘史，所以众人都不知晓，此刻他自然也不会说什么，只笑道：“十年期满，我也出来了，正好有人吩咐我来这里一趟，没想到齐师兄你也在。”

齐昊微微一笑，道：“掌门师伯通知了各脉年轻弟子中的出色弟子来此，说是要有要事商量，我正好无事，也就过来看看。”

他们师兄弟正谈话间，旁边走过来一个男子，身材高大，正是大竹峰的首徒宋大仁。十年不见，他的样子倒也没什么改变。

当年宋大仁与齐昊等人也算熟悉，此刻便走过来寒暄一阵，片刻后他目光落到了林惊羽的身上，微笑道：“林师弟数年不见，更是英俊挺拔，想必道行又精进不少